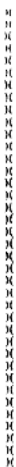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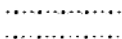


爱情蝴蝶系列

冒牌教父真情人

台湾●梦雅 著



第一章

马路上穿梭着来来往往的车辆，这似沙丁鱼般拥挤的交通，真令人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
“这么好的天气，太阳都骚包的出来探头，应该不会有人想在这样美丽的季节里犯案吧！我可不想每天为了跑这些社会新闻而忙得半死，总得找机会忙里偷闲一番嘛！”陈柔郁正在银行附近的电话亭里向母亲报告她的行踪。

陈柔郁从事记者这个行业，当初父母亲可是竭力的阻止、举双手双脚反对的，可是仍是拗不过这个鬼灵精怪的丫头。她竟然还向她那开义肢店的大哥，借了些假手脚回家投票，这哪像话！

说什么民主社会、投票表决，鬼点子一大堆，好说歹说倒也让她当成了记者，偏偏现在又说要搬出去住，说什么怕影响到两位老人家的生活步调。

“柔郁，不是妈不依你，而是你一个人住在外面的，我和你老爷说什么也不放心！”陈母在电话中赶紧表明态度，并指示一旁的老伴演戏。



陈启明闻言立刻在一边从旁助“声”，他可是启东建设公司的总裁，如果让女儿搬出去，这别人可是会说话的。

“妈，您放心！我会照顾自己的。”陈柔郁仍不放弃，她决定力争到底，无论如何她一定要想尽办法开拓自己的新生活，不能总是被爸妈保护着。

“不行！不行！回来再谈，我绝不准你这么做！”陈启明一看太太已经招架不住，开始有些心软了，只好自己行把话筒抢了过去，自己和她说。

“柔郁，别任性，你这样只会惹得我……血压上升，到时候，我……”陈启明故意装作说话上气接不着下气的，并频频示意着陈母把电话给抢过去，好让这一幕戏演得更逼真。

陈母一接到指示，马上惯性动作的搓揉着话筒，使得柔郁电话这端发出滋滋的杂声。

她还顺势补了一句：“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能再受刺激了。”说时声音还颇大，没等柔郁出声，他俩就把电话给挂上了，并喜孜孜的窃笑不已。

“这招一定管用，柔郁那么孝顺，一定不会搬出去的。”陈启明信心满满的安慰着老婆大人。

陈柔郁听见电话那端已是嘟——嘟——的声响，只好也挂上电话。



“又来这一招，这次可不能再听你们的了！每次都以为对我施这招有效，还学会了演戏，真伤脑筋。”她走出电话亭，自言自语的说着。

她心想，不可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投降，毕竟大哥已经替她找好房子，而且部分家俱老哥都打理好了，怎么可以临阵投降呢？”

“不行！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搬出去过我的新生活，大不了再和大哥串通好搞一场家庭革命！”陈柔郁也开始在心底打算该如何做。

她那偌大的眼眨了眨，像是有什么点子从脑海中闪过。

她频频笑着点头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从银行走出来，陈柔郁告诉自己，先将搬出去的事暂且搁置一旁吧！她难得轮休，好歹也得好好逛完街。

“开始压压台北市的马路吧！”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，所以逛街永远是女人不嫌累的活动。

陈柔郁走到人行道上，正想去开她的那辆宝贝小March，不料，远方一辆急驶而入停进她前面车位的宾士轿车，因速度飞快，地上又积水，所以溅起的水花溅了她一身。

陈柔郁看着自己那身香奈儿名牌的白色套装，顿



时成了白底黑点的花衣裳，就连那双修长纤细的美腿，也被那突如其来的水花溅得有如烂泥中爬起的双脚。

她气得咬牙切齿。

“小姐，走路靠边一点。”从宾士轿车下来的二位男士中，其中一位戴着墨镜、手拿大哥大的男子，笑容满面的对她说。

什么态度嘛！连声对不起都不会说。

“我……”陈柔郁气呼呼的上前想理论。

那名男子将墨镜拿下，俊秀的脸庞马上映入了她的眼帘，拥有一副桃花眼的他，还不时的对她抛媚眼。

他是世兴银行的总经理，方书轩。

“喂！你搞清楚，不是我让水花溅你一身的，是水花不长眼，我可没拿水泼你，关我什么事，是你自己走路不靠内侧，走那么外面，我还以为你想过马路自杀呢！”方书轩故意这么说，而眼前的这位小美女已经气红了双颊，真是太可爱了！

身边的方书涵拉了拉大哥书轩的手，暗示他点到为止，别再惹她生气了。

“你太过分了！你以为我是女人就好欺负呀？”陈柔郁更气了，从没人敢这么和她说话，这个人实在是

太过分了，连道歉都不说一声，尽是数落她，她可是受害者耶！

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方书轩看她已经气得双手都叉在腰际了，他也依样画葫芦的学起她的样子。

受不了！眼前的这个男子怎么这么变态？陈柔郁在心中暗骂，今天她可是和他没完没了了。

“我要你赔我这套衣服！”陈柔郁看他西装笔挺，又开宾士车，手拿大哥大，一定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。她知道他赔得起，但是至少要整整他。

方书轩微笑点头，从皮包中抽出一张一千元大钞塞在她手中。

“什么？一千元？你有没有搞错？我这可是名牌耶！这套衣服可是我花二万元买的，你竟然拿……一千元？”陈柔郁瞪大着眼看着方书轩。

“这个怡北北的小女人真蚱爱，连生气都那么有个性！”方书轩小声的告诉身旁的方书涵。

“我东看西看都觉得它像是路边摊买的！”

“什么？你这个大变态！开什么宾士轿车，拿什么大哥大，难道连二万元都拿不出来？”柔郁斜睨着他，还给他一个尽是嘲讽的眼神。

“小数目！”方书涵在旁边搭腔，似乎也有意想挫挫她的锐气。

“对呀！抢个银行少说也有上千万，不然你在这儿等，我们抢完银行就在这儿和你碰面，不过你得替我们把风，我们可以和你五五分帐！”方书轩说得天花乱坠，并故意对她露出狰狞的面容。

陈柔郁吓了一跳，抢银行？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，敢光明正大的说要抢银行！

“就冯你们两个‘俗仔’，哼！”陈柔郁不以为然的斜睨着工他们俩。

“小姐，你别狗眼看人低，眼前这位是我们当今台北市的大尾仔——方哥，你若是说声对不起，我可以叫我们老大放你一马，否则……你就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，我们线上的兄弟可都潜伏在这四周，一但盯上你，你就必死无疑了！”方书涵还故意装出台湾国语的口音想吓吓陈柔郁。他们兄弟一搭一唱，仿佛真的是黑社会的人一般。

陈柔郁听弟弟这么一臭盖，马上也摆出了大哥的架式。

柔郁打量着他们两个，他们还真的有些像黑道，只不过这个老大长得也太清秀了点，看不出脸上有什么横肉杀气的样子。

“你们以为这样我就怕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记者，我会记住你们的样子，看你们怎么抢劫银行！”



柔郁像是抓住了个把柄似的，得意的抬高了下巴瞪着他们。

“我们会做得一干二净，大不了杀人灭口！”方书轩毫不迟疑的说。

陈柔郁一听，的确有些紧张，不过她想，他们应该不至于那么大胆，敢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一枪毙了她吧！

“你们真的要抢劫？”陈柔郁小心的问着，内心已经有些防范了，早知道就不要那么倔强，非要找他们讨回公道，现在反而惹祸上身了。



“没错！”



“今天？”陈柔郁心想这么一来她不就是目击者了！？她要是供了出来，这黑道的兄弟，不就会集体找她算帐！？但是如果不说，就白白失去了一则头条新闻，她反覆思量着。

“你当记者当假的啊？我们也要先勘察地形的嘛！看什么时候才是下手撮好时机！”方书涵故意露出邪恶的表情。

陈柔郁感到一阵厌恶，世风日下，竟有人如此胆大敢向记者挑衅。

“哼！你们两个人要抢劫关我屁事，反正，这套衣服的钱，你们是非赔不可！”陈柔郁看见自己的衣



服已成了花衣裳，顿时就把什么黑社会老大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她才不怕呢！

“嘿嘿！偏不！看你拿我怎样！”方书涵说完还将陈柔郁手中的那一千元给抢了回去。

陈柔郁气得差点大骂出口。

“没关系，抢银行嘛！我会去当证人，批证你们的。”柔郁语带威胁的说。

“去呀！以为我怕你啊！”方书轩挑衅道。

哇！居然敢这样回答她！这社会还有什么公理？不给他们一点苦头吃，分明是让他们认为女人好欺负嘛！

“赔不赔？”陈柔郁语气转为温和的说。

“不赔！”方书轩也以无比肯定的口吻回答她，原本想她大概会就此打消找碴的念头。

“没关系！不赔也可以！”陈柔郁露出邪恶的微笑，走近那部宾士轿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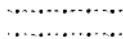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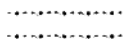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棒的车！”她讽刺的说。

“谢谢！几百万而已！”方书涵有点臭屁。

陈柔郁从皮包中拿出她那台小 March 的车钥匙，在他们兄弟俩面前晃来晃去。

“你的车呢？”方书轩问。

“你们宾士后的 March。”陈柔郁笑着说。而他们



却以为这个笑化解了彼此之间的恩怨，还以为可以上前交个朋友。

“不错嘛！很适合你！”

“如果以我这辆 March 来撞你们的宾士，一定是我不自量力，而我也一定吃亏！”

“那当然啦！”

“不过，如果是车钥匙，那可就不同罗！”陈柔郁话一说完，没等方书轩他们反应过来，便马上以她手上的车钥匙，用力地在那辆白色的宾士车的板上用力一刮——一条龙。



“喂！恰某某！”方书涵一看他们的宾士车已经被这个恰某某给凌虐了，不由得大叫。



“嘿！嘿！一条龙！适合你们的身份！”陈柔郁对他们挑着眉说。

“太过分了吧！”方书轩怒瞪着她。

“会吗？小意思，只不过烤漆而已嘛！小钱不花，花大钱，白痴加三级，还想抢银行，门儿都没有！”陈柔郁话一说完，怕自己被人围殴，遂马上开着她的 March 离去，留下那两个男人呆立在原地。

“恰某某！我记住你了！”方书涵气得大骂。

只见陈柔郁还伸出手快乐的向他们说再见，差点没让他们吐血。



“噢！我的爱车。我的车子保险刚好到期，我还没去续保呢，这下可惨了。早知道这个女人那么泼辣，就不去招惹她了。”方书轩知道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自认倒楣。

“走吧！找老爷申诉去！”方书涵安慰着大哥，心里却反而有点高兴，因为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！

“修理一下，这台便宜卖给我吧！”方书涵打着白色宾士车的主意。

“你呀！门儿都没有！”方书轩没好气的斜睨他一眼，这可是他心爱的老婆，才开一年多，怎能就此拱手让人！

他们俩一同进入了世兴银行，这间银行是他们的父亲方毅兴一手创建的；规模庞大，是全省数一数二的银行界龙头。

方书轩担任总经理的职位，而方书涵则是担任经理的职位，两个人半斤八两，都抱着什么独身主义的，害得方毅兴整在担心他们方家就此“绝后”。

也因此，相亲的事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他们才一进办公室——

“书轩！书涵，晚上陈伯伯的女儿……”

“爸！我们有事先走了！”一听见又要相亲，他们俩跑得比谁都快！”

“兔崽子！才一回公司又跑走，这叫我晚上怎么应付？”方毅兴追出门外，但他们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了，气得他只能站在那儿吹胡子干瞪眼。

★ ★ ★

陈柔郁一回到家，马上抢着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。

“柔郁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漏跑了新闻？今天你不是轮休吗？”陈母在一旁弹琴，被女儿的匆忙给扰乱了心思，从来也没看见她那么紧张的样子。

“我今天是休息呀！不过我今天遇到了二位黑社会老大耶！”陈柔郁比手划脚的形容那二位老大满脸横肉的凶样。

“什么？你有没有怎么样？”陈母紧张的从钢琴椅上惊跳起来，走向柔郁。

“没有！他们正计划抢银行，被我撞见，而且我还教训了他们一顿！”陈柔郁得意的说。

“哎哟！我的天呀！傻女儿，你怎么敢去招惹那种不三不四的人啦！”陈母听得差点连心都给跳了出来。

“是他们先惹我的！”陈柔郁不甘示弱的说。

“可是他们是流氓耶！”

“我还怕他们呀!?”陈柔郁这么一说,更让陈母担心了,这个女儿真的是天不怕,地不怕!

“到底怎么回事?”陈母担心柔郁这冲动的个性可能会为她自己带来麻烦。

“哎呀!跟你说也说不清,反正,这个仇结大罗!”陈柔郁懒得和母亲谈,和她说,只会让她多想,干脆不说了。

“那他们今天真的有抢劫吗?陈母瞪大着眼问,就像小孩子渴望得到一些新奇资讯般。

“我不知道!刚才在路上买了一份晚报看,没有看见消息,我才赶紧冲回家看新闻,如果他们真的抢劫了,我可以当证人去指认他们。”陈柔郁双眼紧盯着电视机看。

“不要啊!这样会被他们道上的兄弟追杀的。”陈母紧张的说。

“我才不怕呢!”

“柔郁呀,别老是和我们作对嘛!听话点!”陈母实在是劝也劝不动她,这个宝贝女儿,还是依然故我的倔强。

“妈!您别怕嘛!我可以应付的!”陈柔郁一向独立自主,所以,根本不需要有人替她担心。

“你看现在治安那么坏,你还想搬出去住,这不

是分明和我们作对吗？”

“不会啦！又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放心啦！”柔郁一经母亲提醒才又想起了她要搬出去的事。

“妈，如果您答应我搬出去，那爸爸也一定会答应的，他最疼您了，一定会听您的，您就让我搬出去嘛！好不好？”她开始对母亲撒起娇来。

陈启明是个标准的妻管严患者，在老婆面前是温柔的丈夫，在孩子面前却俨然是个严父。

所以，只要能安抚好母亲，父亲那边八成不成问题。

“不行！不行！再怎么样也不能让你搬出去独自生活，别人会说话的，你教你父亲面子往哪放？又不是养不起你！”陈母否定了柔郁所提出的要求。

“妈，不能这么说，你们总不能不顾我的将来啊！”陈柔郁脑中闪过一个点子，不过还得先拐个弯。

“将来？你的将来，我们早就替你安排好了，偏偏你不要，要去当什么记者，结果累得半死又爱抱怨。”陈母说。

“可是很刺激呀！而且这是我所喜欢的工作嘛！”陈柔郁觉得她争取得很对，而且也不会后悔。

“扑！”

“妈……难道您希望我嫁不出去，永远陪着你们

呀！好嘛！那算了，我当尼姑婆算了，一辈子都别想谈恋爱了！”她嘟着嘴抱怨。

“什么？你谈恋爱了？？陈母得知这个消息比谁都高兴，不是她这个女儿长得不得人疼爱，而是她的长相会骗人。

因为她美丽的容貌与个性不符，常让众君子误以为她是个温柔体贴的女子，岂知她是个凶悍的恰北北！

“是呀！是呀！”陈柔郁高兴的说，脸上还摆出了一副春意荡漾的样子。

“真的吗？”陈母害怕再次失望，因为真的有人如此“宽容”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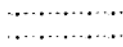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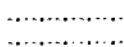
“您这是什么表情嘛！好像我都没人要似的。”陈柔郁不服气的说，母亲脸上那是什么表情嘛！

刚进门的陈威如在玄关处听到了她们刚才的谈话，一进客厅，马上就用特别的眼光看着柔郁。

“看什么？”大哥用那种眼光看着她，像是要把她看穿似的。

“一点也不像谈恋爱的样子。”陈威如果然马上就看穿了她。

柔郁对大哥挤眉弄眼一番，兄妹俩默契十足，便马上像钢琴四手联弹一般，合作无间。



“我不是和你说过吗？”陈柔郁说。

“喔！上次那个成熟又稳重，你说很疼你的那个呀！”陈威如马上反应道。

“对呀！就是他！”陈柔郁点点头。

“他不错嘛！很能牺牲自己，去接受你的‘脾气’。”陈威如有些调侃的说。

“什么话嘛！”她有些抗议了。

“妈，如果我们都不让柔郁出去磨炼磨炼，那么她是永远都改不了她的个性的，早点让她独立也不错嘛！”陈威如也在一旁煽动着母亲。



“难道您希望她永远都嫁不出去，永远被你们保护着，这样人家也会讲话的。”他又加以补了一剂强心针，这下有点动摇陈母的心了，毕竟她是真的希望能快快看见柔郁披上嫁纱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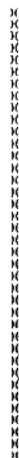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……”陈母仍在考虑中。

“妈——”

“那个男的真的不错！一定要好好把握住！”陈威如看见柔郁在背后伸出她的大拇指夸奖他。

“你真的想搬出去住？”陈母这么一问，柔郁和威如心里便都暗爽着，他们知道大事已成罗！

“嗯，妈，我保证不会有任何意外发生。”陈柔郁慎重的保证着。



“那你住哪里？”

“放心！我已经替她找好一个又安全又舒适的地方了。”陈威如将详情告诉母亲，想尽办法让她放心。

“原来你们两个联合起来说服我！”陈母似乎看穿了他们的把戏。

“不是呀！既然柔郁那么坚持，反对只有更增加她反抗的决心，倒不如替她找个我们也放心的住处，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陈威如说。

陈母仔细想了想，和平革命总是好过大家吵吵闹闹的，所以，只好点头答应了。

“好吧！不过，我有条件交换！”

“OK！没问题！”陈柔郁很干脆的答应。

“第一，不可以在外面乱来。第二，尽快将那男人带回家给我们瞧瞧。第三，按时回家，每天定时打电话给我们，我和你老爷要不时查勤，还有……”陈母侧着头说。

陈柔郁只有一点不同意，她到哪里去找一个爱她疼她的男人回家给他们看？

“还有什么？”陈威如问。

“其他的，我想到再告诉你们。威如，明天你先带我到柔郁要住的地方去瞧瞧。”陈母说。

“妈，我要搬出去住绝不是因为我有男朋友了，